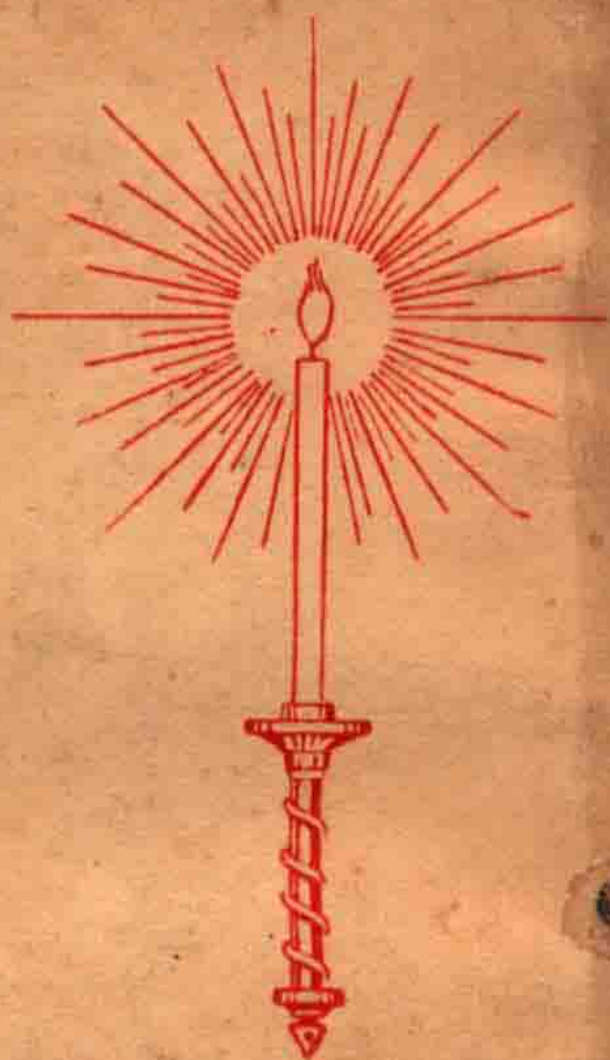


世界戲曲名著提要 第一



世界書局印行

— 1928

世界戲曲名著提要 第一集

華倫夫人的職業

原名(Mrs. Warren's Profession)

英國蕭伯納(Bernard Shaw) (1856—)著

(序幕)華倫夫人的女兒維維，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聰明的女子。她現在已二十二歲了，很有實利的思想，恰巧那時有一個四十來歲的美術家布萊脫走來問她道：「那末你的生涯既非浪漫史，也沒有美嗎？」她答道：「我全不思想這種事情的，我祇是依着勞動而受報酬，疲乏了便舒舒服服的倚在椅子上，吸吸紙烟，飲着少量的威士忌，讀讀偵探小說，覺得最快樂了

。「看她的答語，可見她確是一個講究實際的女子。華倫夫人伴着新男爵克洛夫歸來，夫人已是四十五六歲，年將半百了，可是十分美麗。克洛夫是個五十來歲，用紳士的衣服包着野獸本性的男子。「我真羨慕那位姑娘，又覺得我好像是她的親父。」他想把這個姑娘收爲己物，因此問題的未解決而煩惱着。青年佛蘭克戀着維維。父親加特那牧師也來了，一見華倫夫人，真是出乎意外！牧師是夫人昔日膩友，是和克洛夫同遊的伴侶。（第二幕）克洛夫對華倫夫人說，請她把維維給他。到了結果，互相罵起來了。後來維維想要自立，對母親說：「我所希望的職業，雖是大家知道的，你的職業有誰不知道；又何必哭泣呢，雖說是爲母的權利，你完全是我的母親嗎？誰是我的父呢？或者是那個可厭的東西——克洛夫——的惡血

，不是在這個血管中流着嗎？」母說道：「這樣的人的確確是沒有的。」女冷淡的道：「恐怕的的確確的事，也祇有這事罷。」母說：「誰願意去做這種賣買，不過因饑餓與虐待迫在眉前罷了。有才無錢且無身份的女子的活路，祇有這一條是開着的。世上的裝着淑女面子，安樂的人們，不也是喜懽有錢的男子，想和他結婚，而利用他的金錢嗎？不過不用結婚的儀式，祇有這些分出了是非曲直。」維維的心被母親娓娓述說的話所感動，偷偷的搖着母親的臉說道：「媽媽！你實在是強健的人啊。你心裏也不覺到疑惑，不安，和恥辱嗎？」母說道：「有甚可恥？沒意思的面子，我是嫌惡的。世上爲了女子而開了這樣的路，所以別的路途就可不行了。」維維作沉思狀。（第三幕）翌日，在牧師加特那家中，牧師的兒子佛萊克正與維

維相戲，克洛夫來了，打發開了佛萊克，對維維說：「請你做了我的妻罷

。」維維跳了起來。克洛夫老着面皮說道：「無論什麼時候若是覺得討厭了，說了出來也好。從你的母親的賣買得來的錢，也非常容易。我想養成你作着這副驕慢的顏面的學問的金錢，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罷。在布爾塞置有一爿店，維也納二爿，波達彼士脫一爿的店，已下了同業中少有的四十萬磅的資本，你的母親做着經理而經營着的大公司的收入，統統是由此弄來的錢。」維維道：「母親因為太貧窮，就沒有是非的選了這賣買，可是你雖是有福的紳士，却貪迷三分五厘的利息而做着同樣的事。你是一個平常的惡漢，社會還沒有寬恕你，倘若法律也來保護你，那末社會上都是惡漢了。」她說着要走。克洛夫氣憤着要阻止她，她道：「請安靜罷！人來了。」

「說着按了一按電鈴，佛萊克立刻拿出手鎗。克洛夫作恐懼狀，暫時看着旁邊說道：「在你未走之前，我有話要對你們說，你是佛萊克君的異母的姊，是牧師聖曼爾加特那的長女維維，維維和異母弟佛萊克須好好的過去。」說着向門外走出去了。（第四幕）倫敦某事務所，維維走出鄉間已有二日。昂奮之氣已經平息，精力也已回復，每日仍舊勤慎辦事。佛萊克走來，與維維結爲新姊弟，布萊脫因爲要到意大利去旅行，走來相約，要伴着維維一塊兒到意大利去飽受美和浪漫史。維維冷然道：「請你不要再說戀之夢，人生之美，和浪漫史這些話罷！我已沒有幻影了，請你把我當作一個永久獨身，永久非浪漫的女子罷！」說話之間，維維又發見佛萊克布萊脫，關於她母親的事所知很多，不過知道她沒有正式丈夫，是個品行不良

的女人罷了。華倫夫人的職業，母之職業的二句可厭的話，不絕的響於耳際，跳躍於舌尖之上；但也不能放在口上。她最後取了筆，把此可厭的二語記了下來：但忽又撕破丟掉，掩面伏下。後來華倫夫人走來尋女兒的蹤跡，熱心的勸女兒一同歸去。夫人竭力說着富的快樂，不要爲習俗的偽道德所迷，丟掉沒有依靠的母親。女兒靜靜的說道：「我也很明白習俗的道德虛偽，同情於爲境遇所壓迫的母親命運；但我祇說願意改就別途。」母絕望的太息說：「我不是要你做一個把母女之情弄得不可思議的偏屈者而叫你受教育的。我因自己的教育未受完全而苦痛，要你不感到我的痛苦而叫你入學的，你從我這裏盜去了大學的教育，我不時的想做一個善良的女人，因而我做了正道的的事情；但反而受了虐待，我乃不得不咒咀正道了。」

我是善良的母，因要自己的女兒作一個善良的女子，反被自己的女兒把我當作有癩病的人，要把我離棄了。自今日始，我向神起誓，要做惡事，祇有做了惡事，才能得着光榮。」女兒道：「我和你一般的走着這條路，從未信過別的途徑。從你底下一看，你依然是一個習俗的婦人，因而我想離別。我說的話，是很正大的罷。」母道：「或者如此，大家的都做正大事情的世界，還沒有到哩，哦！歸去罷。」夫人也不和維維握手就走去了，維維連忙向着簿記臺，就閉幕了。

僞君子

原名 (Le Tartuffe)

法劇作家莫利哀 (Jean Baptiste Poquelin Moliere 1622-1673) 作

莫利哀最初以喜劇作者，博得名聲。上得專擅帝王（路易十四）之寵，下受市民一般的歡迎。這般到了得意之絕頂的他，在正當四十二歲的時候，突如的另開了個境地，拋却一向輕快洒逸的筆致，發表了僞君子那樣深刻刺入骨的作品。他看了當時社會中因了某種原因，而得擅弄權力的日休德派的僧侶之破戒無慚的行動，是怎樣的苦悶！僞君子一書，即滿溢着他對於這些景狀的尖刺的譏諷。此作一經發表，便爲了權力在帝王以上的僧

侶，中途遭了禁止上演之厄；但因時勢之推移，被許可再演時，便博得了非常的歡迎。對此曾釀成如此難抗的物議的作品，用近代進步的眼光看來，其在藝術上之價值爲如何，在此雖應避去細評；但此作全體所能見到的作者嚴格的態度和敏銳的觀察，是很值得贊揚的。「達爾基夫」法文意爲「偽君子」，書中作人名用。

梗概 第一幕 巴利查根宅，幕開時，迷信偽君子達爾基夫，奧爾根之母白爾納尤，和查爾根後妻愛彌兒，子大米，女瑪利亞，並愛彌兒之兄科倫低，及侍女陶黎等人在前，白爾納尤則緩步着，把其他諸人做她一人的對手，說出種種頑硬的意見，漸漸開始了對於達爾基夫的口論。白爾納尤贊美達爾基夫的高德，她努力爲他辯護，其他諸人都反駁她，罵達爾基夫

爲僞善者。白爾納尤說：「奧爾根把達爾基夫君招到自己家裏來，這是好意啊！所以達爾基夫是受了神的旨令，一切都很嚴格的說的。」說完了便回去，留着科倫低，大米，陶黎諸人，他們就大談其奧爾根對於僧侶達爾基夫的信仰的熱度之高。大米則要求科倫低，去在他父親前，勸說關於他姊姊瑪利安和伊的愛人並曾許了嫁的波萊爾的結婚的事。這時奧爾根回來了，科倫低勸他停止對於達爾基夫的信仰；但奧爾根不聽，他仍只贊賞那僧侶之事。他的信心之厚，可在他說的：「前天祈禱的時候，發了怒捻殺了一個跳蚤，如今他非常懊悔着，」一語中看出。科倫低嘲笑他，罵他似乎是而非的宗教家，是假裝熱誠，隱蔽罪惡，耽於樂欲，玩弄權謀；至於信仰和節操，是完全沒有的。他喝破道：「足下的信仰他，只不過受他的

外觀的迷惑而已。」奧爾根因而發了怒，想離去的時候，他爲了瑪利安和波萊爾的結婚，起了個口占；但只曖昧的說了幾句得不着半些要領。他被他又被迫問着：「你的真實的心意，究竟是怎樣的？」他便說：「是跟着神的意志的。」退場去了。科倫低便獨自道：「不知是着了什麼邪魔？倒有些憂呢！」

第二幕 場面同上。奧爾根勸他的女兒嫁給達爾基夫。在旁立聽着的侍女陶黎出來問道：「爲什麼以這般大的身分，去招進一個乞丐僧來做女婿。」奧爾根道：「他是尊貴的，他憂浮世之事，更憂着來世，他犧牲了身分；但如今他能夠恢復他的身分；並且他所有的土地，也是很廣大的。」陶黎說：「委一身於神而做着苦行的人，顯示出這般身分是不該的。」她

說穿了這一段婚事的不合，但奧爾根不去答她，把她大聲罵了，卒使陶黎歸於沉默，再去勸說女兒。這時陶黎又說了許多不該說的話，奧爾根便負氣而出。出後，這裏的瑪利安正說着：「可有逃出這苦境，去和波萊爾結婚的法子？」時波萊爾恰正來了。他說聽得了奇怪的事了，他便說了達爾基夫的一段婚事，最後問瑪利安你答應嗎？瑪利安說：「我不知怎樣才好，我只能跟着你的心做去。」波萊爾勉強不自然的說「去與達爾基夫結婚吧。」說完出門，女也出門，二人在無辜的口角之後，便將分離而去，這時沉默着的陶黎出來了，她巧妙的使二人重新要好握手。波萊爾說：「你說了那樣的話，完全見得你的沒同情。」瑪利安說：「你也是太不該的人啊！」這時莞爾着的陶黎說了：「總之二位在沒有分離之間，那樣的事，是

不可給人見的，」便使二人離去。幕下。

第三幕 大米激憤氣昂，誓欲破壞姊與達爾基夫之婚約。陶黎安慰他道：「達爾基夫非常愛好你母親，這事請求你母親解決吧。」她現在就爲此去迎接達爾基夫，使大米隱於一室，自己也退場。達爾基夫出場，場中只有他和愛彌兒（即大米母親）二人。達說：「我在神前祈禱着我爲了你，情願把我自己犧牲，」說了對愛彌兒作無禮之舉動。愛彌兒便來乘機探問他與瑪利安的婚事的真意。達爾基夫說：「這因爲我發見其他誘惑我的東西吧了。世上只有你纔是我所想望的。」他又把愛彌兒極端贊揚，說她是「美之神。」又說「我的幸與不幸，是以你的一個心來定的。」愛彌兒却婉拒之，請他「盡力使波萊爾與女兒的婚事，得美滿成功。」這時躲在鄰室

的大米，聽了他們這一番對話，出來氣憤的罵道：「不要廉恥的東西，我將把此事洩之於父親面前，剛巧奧爾根來了，他便逐一說出，奧爾根在言下阻蔽，反叱責大米，說着「已經奪去嗣權，不要再來上門，」把兒子趕出。其後達爾基夫說：「請你鑒察我，看着你責叱無辜者的苦痛！」又說：「爲了我，使尊府一家不安，我還是清清白白的離此吧。」奧爾根多方勸阻，達爾基夫始說：「好吧，謹從尊言；但將來自當謹慎，在尊夫人前，也當規避。」但奧爾根反懇求道：「這般客氣，是無須的，請常常過來吧！——我還得請你做我的續嗣者，把一切的財產給你；若能得你那般體面的養堦，真是如何的幸福，你肯否答應我？」呵！真是神的慈心！」那我就去作證書了。」幕下。

第四幕 場面同上。科倫低來對達爾基夫，托求請盡力仲裁大米的被逐，給他們一家以和平。達爾基夫則言及旁事，不肯允納。他說：「今天大米的過火之言，實不爲神許，故今後他終也不能再居家中，」說完逃避。科倫低追蹤着說：「然則以彼父一時發怒所說的話當了真，從橫裏去受他的嗣續權，這也是天意嗎？」達爾基夫以祈禱時到爲由，逃避到二樓去。一會，愛彌兒，瑪利安，陶黎等出，請科倫低去破壞今夜的婚禮。適逢奧爾根進來，瑪利安請她的父親停止給與達爾基夫的婚禮；但未蒙允納。愛彌兒說：「你被那人要求着，便完全盲了目，所以今日之事，想來不致真的去實行。」但奧爾根誓說：「決非虛言，即刻給你們證據看。」說完叫諸人退場，把那證據隱藏在桌下，使陶黎去迎達爾基夫，一會達爾基夫來了。

。愛彌兒說：「如今我將坦白的報答你的盛情。」達爾基夫說：「使你快樂，這是我的最大的義務；如蒙戀慕，這是我的最大的幸福。」愛彌兒這時還是用甘言蜜語說着，達爾基夫仍舊入了迷，他請求道：「既如此，請給我看看那證據書。」愛彌兒說：「但你須知道神的審判是可怕的。」達爾基夫說：「如果真怕着那樣愚事，我便給你消解；就是不要公然，守着秘密，那就隨便做怎樣的罪惡都不要緊了。因為秘密的罪惡，便不是罪惡了。」說完他想去擁抱愛彌兒的剎那間，奧爾根便出現了。罵道：「幹着甚事？奉身於神的人，竟想欺騙我嗎？狗都不如的畜生！」又逼着他：「即刻便請出去吧。」這時達爾基夫忽然變了態度，「應出此屋的是你，何得假裝主人面，這屋是我的所有，」他反而也詈罵了一場退去。奧爾根：「